

33.9万元！火锅店老板将4天利润分给员工

这是该店连续四年春节“分红”，今年最多者领到1.4万余元

2月20日，农历正月初四，遂宁七里川火锅店的员工们再次领到了一笔沉甸甸的“分红”：春节前4天的利润33.9万元，老板全部发给了大家。店长拿到14860元，服务员最高4865元，就连保洁员也分到了1447元。

这是该火锅店第四年“分红”。从2023年春节开始，老板黄厚明把除夕到正月初二的盈利全部分给员工；今年，发钱的天数增加了1天。

数字在变化，但黄厚明今年的心思不在这。

“说实话，今年确实很难。”起初他并不愿意接受采访，“每个企业、每个个体各有不易，我们就是正常分红。”



火锅店员工领到钱后喜笑颜开。视频截图

除了发钱，每月还有“孝顺金”

4年前第一次发钱，没几个人知道。第二年，有人说这是营销。第三年，成了新闻。到了今年，黄厚明自己都感到

有点“骑虎难下”的压力。

合伙人不是没反对过，节后员工返岗率低、有人拿钱就走，这些他都经历过。但前两年春节后，全员准时上班，还有人把自家亲戚带来店里帮忙。

“这种时候，反倒觉得值了。”黄厚明说。

年轻时，黄厚明当过服务员，知道过年守在店里是什么滋味。“人家团圆，你端盘子，心里能好受？”他说，发钱不是什么大道理，就是当年自己心里想过的事儿，现在能做到，就做。

但去年，他做的事远不止发钱——砸钱建了17000平方米的火锅工厂；员工全员上了五险一金，每月还有“孝顺金”，管理层500元、员工300元，直接打给父母。工厂那边，双休、法定假，一样不少。

越是困难，越得对员工好

爆火过后，有人来取经，听完说学不了。黄厚明懂他们的意思，生意难做，“先人后己”这

话说起来容易，真到掏钱的时候，卡住的不是钱，是念头。

他记得第一年发钱时，一个服务员拿到手说，孩子下学期的学费够了。去年，有人买了车，有人凑齐了房屋首付。这些事对他来说，比赚钱高兴。

记者采访时问他，利润下滑、行业这么卷，还扛得住吗？

“翻台率、客单价确实不如两年前，热度带来的客流也是短期的。”黄厚明不回避这些，“现在就是困难的时候。但越是这样，越得对员工好、对顾客好，不然谁跟你一起扛？”

“万一哪天发不出来怎么办？”有人问过他。

黄厚明没绕弯子：“那就告诉他们实话，大家一起想办法。但只要能发，我就发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刘虎 谢杰

探访川西“笑头和尚”：期待被更多人看见

川西平原的年味，是从一张笑脸开始的。

那是一种用草纸和米浆糊出的喜庆——眉眼弯成月牙，嘴角咧到耳根，憨拙质朴里，藏着最地道的川西年气。它叫“笑头和尚”，是过去川西孩子过年最盼的玩具。只是如今，会做这张脸的人，不多了。

大邑县王泗镇，黄家老屋。60多年前，年幼的黄家榜从父亲手中接过竹刀，成为第四代传人。如今，白发苍苍的黄爷爷对这门百年手艺，心态朴素而淡然：有人买就做，没人买就歇。

新春佳节前夕，记者探访了黄爷爷位于乡间的老屋，这里，一张张笑脸正等待被看见。

60余年守护一门手艺

2月10日，北方小年，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推开大邑县王泗镇黄家榜老屋的木门，一屋子憨态可掬的“笑头和尚”面具，猝不及防映入眼帘。

相传源于东汉、曾盛行于川西的笑头和尚面具，曾是舞狮表演的经典道具，以手工草纸、天然米浆糊制彩绘而成，造型喜庆夸张，是川西几代人的经典年味记忆和造型符号。

这门手艺，在王泗镇黄家已传了百年，黄家榜是第四代传人。记者到访时，他刚从镇上赶场归来，老伴陈奶奶指着面前寥寥几个半成品说：“从前一早上能做满满一大筐，如今几个钟头也做不出几个。”

今年的老屋，少了几分忙碌，多了几分随性与冷清。黄家榜回家后系上围裙，更多时候是打扫屋舍、操持家务，面具手艺活成了闲暇时的“点缀”。

偶有顾客登门，老人便会



黄家榜(右)与老伴在一堆面具中合影。

热情地递上一支烟，领着客人打量满屋子的面具，细细介绍每一款造型。

根据短视频慕名而来的刘先生，专程为孩子挑选了新年玩具。他挑中了猪八戒、小寿星等造型，面对那些传统笑头和尚面具，却笑着摇了摇头：“有点恐怖，怕吓着娃娃。”

刘先生离开后，黄家榜沉默着将一个个被碰乱的笑头和尚重新摆正、码齐，随后“啪”地关上堂屋大灯，一屋的面具重新隐入了黑暗之中。

曾经最火的“新年爆款”

过去，笑头和尚是川西孩子过年最盼望的玩具。家家户户都知道——笑头和尚来了，年就来了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农村舞狮阵里，笑头和尚是灵魂角色：扮演者反穿羊皮背心，手执蒲扇或拂尘，引狮起舞，用滑稽诙谐的动作逗得满堂欢笑。大人节前买笑头和尚给孩子当玩具，年后挂在堂屋或猪圈旁，寓意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。

小小一张面具，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年货，是当年最火的“新年爆款”。

每年十月，黄家榜和陈奶奶就开始为春节赶工。凌晨三四点起床，夫妻俩手脚不停，连饭都顾不上吃。那时，他们一天能做上百个笑头和尚，院子里堆得高高满满。

一进腊月，黄家榜就骑着自行车，驮着层层叠叠的面具走乡串镇叫卖。青白江、金堂、邛崃、大邑，最远还骑到过重庆。一个月能卖出一万多个。

“现在的娃娃，好玩的东西太多了，谁还稀罕这个哟。”黄家榜说，如今的老主顾，大多是揣着情怀回来的中年人。偶尔有人在抖音上刷到他，循着记忆跨山越水而来，只为找回童年里那一抹熟悉的年味。

为了跟上新的审美，黄家榜照着电视里的三星堆、哪吒形象，一点点重新刻模具，想把老面具改出新潮模样；年近八十的陈奶奶，也学着拿起手机拍视频，账号慢慢攒下2000多粉丝。“真正来问、来

买的，其实不多。”陈奶奶笑着摇摇头。

拥抱流量的喜与忧

一个地道的笑头和尚面具，急不来。

竹圈、模具、草纸、米糊、桐油，近二十种材料，十余道工序，一层一层裱糊，一遍一遍阴干。快则两三天，慢则一周。

在一切求快的今天，愿意静下心来的人已不多。

老屋墙上，贴着几张活动海报。曾有商业公司看中这份乡土记忆，以十几二十元的价格收走半成品，再包装成79元一位的“非遗体验”。参与者大多跳过最耗时的制胎、裱糊、阴干，只在现成的胎体上随手涂几笔颜色，便算完成了一件“非遗作品”。

另一间堂屋一角，静静堆着几张无人认领的面具。

有的游客画完，以不便带上飞机为由，将面具留下；有的家庭带着孩子体验过后，转身便忘了带走……黄家榜细心将它们收好，码放整齐，默默等着主人回来认领。

流量也曾光顾这间偏僻的老屋。

此前，一拨又一拨自媒体博主慕名而来，打卡、直播。黄家榜夫妻二人尽力配合着每一场拍摄，在镜头前笨拙地互动，幕后还要一刻不停地赶制面具，满足拍摄展示的需要。

只是时代走得太快，老人跟上的脚步，始终有些蹒跚。

“之前他都发火了。”陈奶奶在一旁轻声补充，“一拍就是一整天，不停地做、不停地演示，谁的身子都扛不住。”

也有人通过微信付款，黄家榜忙着做活儿忘了及时接收，等想起查看时，钱款早已自动退回。说起这事，老人有些

懊恼地抓了抓头发：“谁晓得超过一天没领，钱就收不到了，再去找对方，也就没了回音。”

希望能更好地传承

镜头之外，外界赋予的“手艺人”“最后的手艺人”等标签，于两位老人而言，终究有些遥远。

黄家榜很少想这些。他的生活被更具体的事填满：去镇上赶场，打扫屋舍，照料那间小杂货铺。做笑头和尚，早已不是营生，而是闲暇时的一种习惯——想做便做几个，不想做就搁下。

而在大邑，非遗保护已蔚然成风。全县现有各级非遗38项，从西岭山歌到唐场豆腐乳，一项项传统技艺被纳入保护体系。

大邑县相关部门告诉记者，当地将协助黄家榜开展笑头和尚的非遗申报工作，让这门手艺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。

“传统手艺的传承不能仅依赖匠人个体的努力，必须在文化生态与市场逻辑上进行系统性重构。”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蔡尚伟说，笑头和尚所具备的情绪共鸣与仪式感，完全可以依托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机遇，融入城市年俗文创的主场，让这门老手艺从乡间农舍走进都市生活，从遗存转化为可体验、可传播的文化载体。

今年春节，黄家老屋多了许多孩子的身影。有来玩儿的，有好奇来看面具的，也有专程来参观的。孩子们把笑头和尚扣在头上，嘻嘻哈哈满屋子跑动，黄家榜站在一旁，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，发到朋友圈，立刻收获了不少点赞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杨芮雯 赵奕 杨涛 摄影报道